

《百年百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丛》：

# 小切口下有深井，小篇幅里起波澜

□崔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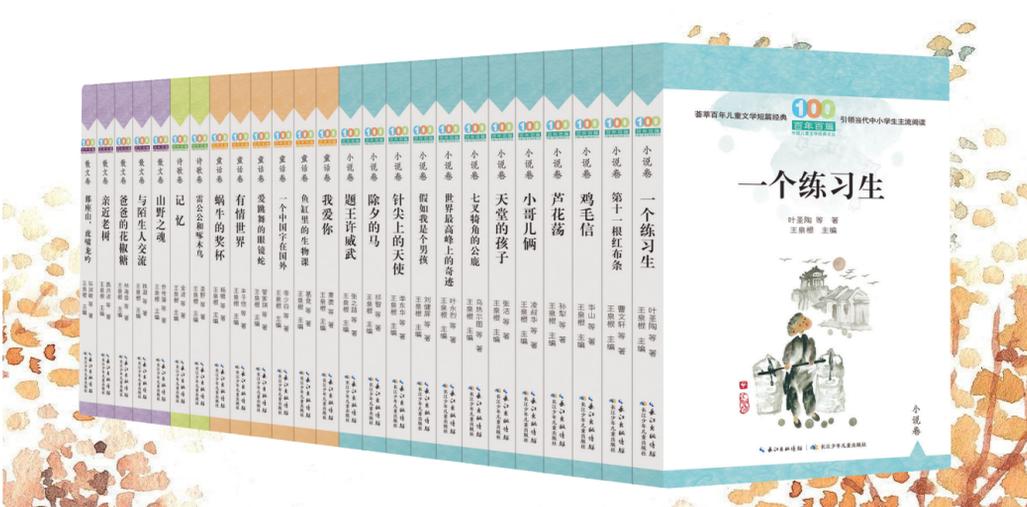
从传播视角看，“选本”这一编辑出版行为不但具有对文化产品的积累、保存和流传功能，而且经由编辑主体的筛选、提炼，实质性介入着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判断和对文学经典的历史性确认。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至今已逾百年，历经时代的淘洗、文学的演进，哪些作品堪称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经典，哪些作品将纳入中国儿童文学史，离不开“选本”的确认和传播。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做出评价性“选本”的巨制，首推2006年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后文简称“长少社”）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后文简称“百年百部”）。继此之后，长少社又精心组织出版了《百年百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丛》（后文简称“百年百篇”），以从“百年”视野撷取“百篇”佳作的选本形式，集中呈现了百余年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原创作品、深蕴艺术价值的短经典，穿越时光之轴，以交相辉映的方式聚拢而成“百年百篇”，对当代儿童与儿童文学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创作道路的具象化呈现

“百年百篇”意在囊括自我国现代意义儿童文学发端期直至当下的百年历程中的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短篇精华，选择范围覆盖小说、童话、寓言、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聚拢了百年间428位作家的552篇作品。文丛共25册，包括小说卷12册、童话卷6册、散文卷5册、诗歌卷2册，计330万字。这样庞大的选本工程得以实施，具有重要的、多重的意义，更需要魄力和眼光。正如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其意义在于聚拢各方力量，利用“选择”行为，向社会受众提供一种新文学的“范本”，进而展示五四新文学的实绩并对新文学成果给予评估与确认。“百年百篇”也是恰当其时的、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短篇创作作出的全面梳理、甄选、汇集与评价。

为确保选本的专业性、权威性，“百年百篇”由儿童文学基础理论与儿童文学史研究领域最具建树的资深学者王泉根教授担任主编，由束沛德、金波、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朱永新等儿童文学研究界、评论界、创作界、传播界的重要专家、学者组成顾问团队，首次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短篇作品作出全面甄选。“百年百篇”的选文视野极为开阔。从时间跨度讲，选文铺展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从视阈范围讲，选文打破了儿童文学固有的观照边界，既关注了具有明确儿童读者意识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关注了非儿童本位的跨界文学创作，力图将同时具有高度文学性、艺术性与基于儿童读者的可读性的短篇作品全面打捞出来。“百年百篇”中，既有在儿童文学本土化进程中具有拓荒意义的孙毓修的《无猫国》、叶圣陶的《稻草人》、冰心的《小桔灯》、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等名篇，也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严文井的《南风的话》、任溶溶的《我属猪》、金波的《记忆》、张之路的《题王许威武》、秦文君的《四弟的绿庄园》等老作家、直至活跃在当下的几代儿童文学作家的短篇精品，还以选家视野捕捉到多篇文学名家们笔下儿童“适读”“悦读”的佳作，如鲁迅的《社戏》、李大钊的《岭上的羊》、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老舍的《小铃



儿》、庐隐的《两个小学生》、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萧红的《孩子的演讲》、屠岸的《安徒生爷爷》等，还包括当代文坛重要作家如铁凝的《哦，香雪》、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等。

这样广博开阔的选本，对百年来努力行进的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创作道路做出了具象化的呈现，以史学性、时代性的纵向视野，与丰富、多元的横向视野有机交融，覆盖并聚拢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短篇精华，也借此重申了儿童文学作品所兼具的艺术性与可读性，凸显了儿童文学这一门类独具的稚趣天成、朴拙归真之美。

## 取精用弘，凸显短经典的宏大格局

从新世纪初以“书籍”为对象甄选的“百年百部”，到此番以“短篇”为对象甄选的“百年百篇”，这样一个选本路径，实操艰辛但意义重大。相较而言，以书籍形式进入文学传播场域的作品，比散在于报刊杂志中的短篇数量可控，且更易于达成历时的纵向传播。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场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儿童长篇小说的繁荣。以书籍形式走向市场的长篇，更易于产生影响，更利于持续传播，也进而激发着创作者与出版人的热情，形成了良性的创作循环。短篇作品则数量浩如烟海且分散于浩浩报刊之中，常因更新节奏过快而为时间淹没，儿童文学短篇作品评奖的奖项量也极为有限，激励与评价机制相对不足。因而，对于短篇而言，借助选本的形式加以总览性的甄选，堪称实操艰辛但意义重大。

“百年百篇”的文学价值同样值得深入探讨。其一，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从短篇的创作尝试起步的。文学史可考的最早的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散文都是短篇。百年儿童文学短经典的聚拢，清晰显现了我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创作道

路上的一个个坚实的足印。以儿童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童话文体为例，中国本土童话创作在发端期，经历了从外译童话中寻找创作模板的孙毓修的《无猫国》，到从民间故事中汲取养分的矛盾的《寻快乐》、老舍的《宝船》等创作尝试，恰如鲁迅所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到特定历史时代赋予我国童话现实主义精神的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真的“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再到进入当代以来彭文席的《小马过河》、嵇鸿的《雪孩子》等侧重寓教于乐的温暖童话，发展至新时期、新世纪以来思想活跃、文化多元时代的童话风格，如葛竞的《鱼缸里的生物课》等，鲜活灵动，充满奇思妙想。这些不同时代的童话作品，以最直接的、生动的形式，反映了我国从效仿到继承创新、不断开拓的本土童话创作之路。

其二，短经典更集中地凸显了文学创造的艺术性要求。短篇作品篇幅的短，不是对文学性的减省，相反是对文学性提出的更高要求。以短篇小说为例，优秀的短篇无论从谋篇布局到情节节奏，从人物与细节刻画到意蕴层次，再到语言传达等，都需更禁得住推敲与赏读。它的难度并不在于长话短说，而在于篇幅短小却能境界开阔，结构紧凑仍能富于变化，聚焦个体与片段又能“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像“百年百篇”中曹文轩的《第十一根红布条》，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等，都是于叙事中取精妙的减法，埋巧妙的悬念，小切口下有深井，小篇幅里起波澜，值得反复品读。而且，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发展中，短篇小说也往往扮演着文学创新的“尖兵”角色。因而，短经典往往具有饱满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值得细读，精读，反复读。

其三，短篇不但扮演着文学创新的“尖兵”，同时也是往往构成了时代表达的“尖兵”。相较于长篇，短篇成为时代律动最直接的捕捉者与传达者，更为及时、更为鲜活地描绘了所处时

代儿童的生活与心灵世界。“百年百篇”的选文跨度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因而生动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与“童年”。战争年代如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察员》、孙犁的《芦花荡》、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等，生动描绘了机智勇敢的小英雄形象，激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平年代如董宏猷的《战争在晚自习后爆发》、刘健屏的《假如我是个男孩》、祁智的《除夕的马》、李东华的《针尖上的天使》等，切近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与儿童成长的心路历程。还包括时代赋予儿童的、逐渐开阔与外在的视野，如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乔传藻的《醉鹿》等动物文学的生态视野与生命关怀；又如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中投向太空的广阔视野与更具深度的宇宙思维。

## 以小见大，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童年生活

“百年百篇”以特定的时代气息与跃动的时代思索，复现了曾经的童年与儿童，也联通了当下的童年与儿童。诚如王泉根在序言中所述：短篇的魅力，可谓“以小见大、芥子须弥”，是对生活的微缩而深刻的审美呈现，凝成了一条充分反映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国儿童生存状态与中国式童年故事的艺术长廊。

“百年百篇”以选本形式对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短篇经典进行梳理与评估，不仅具有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同时具有积极的当代传播价值，诚如王泉根所述，“是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是努力推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精品进入当代儿童读者视野的有效路径。

短篇更为集中地呈现了短制中所应具有的艺术构思与技法，也因而是最利于能动地展开阅读鉴赏与习得转化的文学文本。“百年百篇”的选本编排充分考虑了儿童读者的阅读接受特点，一方面凸显了作品纵向的时间脉络，并附有作品发表信息与作家简介；另一方面按题材内容对各文体作品再做了主题化的细分，同时在文末为每篇作品辅以精要的艺术点评。

正所谓“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鲁迅），这样严谨、多维的文学呈现，令“百年百篇”的经典阅读有了明晰的时代坐标、文学坐标与品质坐标，更利于儿童读者体悟“百年百篇”所兼具的文学的、历史的、儿童的、时代的经典性价值。

“百年百篇”聚焦了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短篇佳作，对中国儿童文学短经典给予了最大规模的遴选与评定。选篇复苏了许多尘封的优秀作品，将优质的本土儿童文学短篇阅读资源供给了当代儿童读者，呈现了积极的儿童文学经典建构与传播价值。同时，“百年百篇”与“百年百部”一样，取开放的姿态，不但朝向中国儿童文学已然走过的百年，而且朝向中国儿童文学正在演进的未来，积极与敏锐地吸纳当下涌现的文学精品，让时代之优第一时间被遴选、传播并进入到历史性的经典检验之中。这一“选本”工程取精用弘的意义与价值，是延续的、递增的。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起始期出版传播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YJ7151005）

## 评论

# 让词语成为情绪价值的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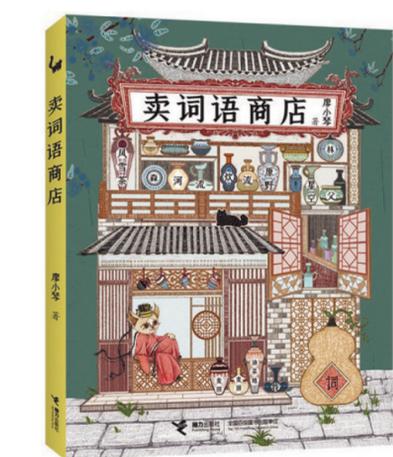
——评廖小琴的童话集《卖词语商店》

□周 聪

廖小琴的《卖词语商店》是一部充满探索意味的童话集，该书以狐狸店主和黑猫店员的视角，通过对词语的多维度的加工处理（机械形态、医学形态、烹饪形态等），精准地捕捉到个体在时代洪流之中的焦虑、迷惘等心理特征，并绘制出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个体在消费时代的生存图景。

词语是全书关注的重点所在，它构成了作者的某种叙事策略。在对词语的处理上，作者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形态的加工模式：先来看充满物理色彩的机械术语——“维护”“抛光”“翻新”“净化”等，这种修辞主要处理的对象是“父亲”“半勺风”“冬瓜鱼”“麦吉南”“黑白云”等词语，“维护”处理的对象是身体里已有的词语，“抛光”旨在重现词语的光泽，“翻新”意在以新的搭配创造新的表达效果，“净化”重在优化词语的内核。其次是充满医学色彩的处理方式——“消毒”，它处理的对象是“应该”等词语，这种处理方式重在“祛除”词语沾染的不良意义，恢复词语本身的面貌。接下来是具有烹饪色彩的处理方式——“烘焙”，以类似处理食物的方式对词语进行加工。不论是充满物理色彩的机械术语，还是溢满消毒液气味的医疗式表达，抑或是散发出清香的饮食化描述，对词语的加工与重组，重在恢复词语最初的意义，旨在复原词语原有的品质。

回到《卖词语商店》这部作品，其自身携带的商业气息从书名便可以窥见。商店是商品交易发生的场所，词语经过加工处理后，最终目的是售出，消费色彩是全书的底色与基调。也就是说，从商店出售的每一个词，都构成了一次消费的行为，每一个被卖出的词语，都意味着一场交易，意味着一次消费者与词语之间发生关联的商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词语在全书中是以一种流动的、不确定的形态存在的，它的稳固性被消解了，词语附着意义和内涵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处理方式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词语不再指向单一的意义，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一种对现实世界回应的符号。



《卖词语商店》通过出售词语的行为，呈现出当下个体的情绪状态与社会的精神征候。在《遗忘的词》中，忧伤的女孩对编号“Y312”的“运动”一词的寻找，表明当下年轻群体对身体状况的漠视，“旅行”“读书”“电影”三个词也是女孩购买的对象，体现出以女孩为代表的年轻群体对时尚的、独立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在《生锈的词》中，诗人的需要在于抛光“父亲”这个词，“父亲”一词隐含了代际间的冲突，随着词语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诗人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得到化解。在《苦恼的商人》中，“夜宵”一词袒露出商人对饮食的放纵，而狐狸店主卖给了商人“森林”“原野”“星空”“河流”等词，这些词语寄寓了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从忙碌拥挤的城市抽身出来，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与自然的对话中。在《一个大坏蛋》中，浑身带着一股强盗气息的男人身上已经丧失了“责任”一词，狐狸店主推荐他买下“真话”与“坦诚”二词，试图唤醒男人的担当与使命感。还有在《一粒米》中，“作文”一

词重现了学生对学业的苦恼心境，《被污染的词语》中女士对“上班”一词的厌倦与恶心，不一而足。学生、职场女性、诗人、商人……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阶层，构成了社会的群像。每一个词语都是个体的生存境遇的反映，词语背后潜在的情绪价值、情感内涵，共同构成了当今时代的精神征候——焦虑、迷惘、荒诞、分裂等。这些颇具现代色彩的概念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日常生活，我们迷失在世俗生活的漩涡里，渐渐丢失了对词语怀有的素朴的敏感和敬意。

需要指出的是，在《生锈的词》中，“父亲”一词是以生锈的面目出现的，这个词不但锈迹斑斑，还被敲碎了一些，像是和谁打过架一样，带着仍未愈合的伤痕，它的出现是“小河、蜻蜓、油菜花、麦田、炊烟、姐姐、母亲……”具有感动特征的词语诱导的结果。显然，“母亲”“姐姐”是与“父亲”具有不同属性的，它们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饶有意味的是，在《生病的思想家》中，思想家最终留下的是“母亲”“妻子”“儿子”三个词语，“母亲”一词如向日葵般灿烂，“妻子”一词如玫瑰花般绽放，与前文的“母亲”“姐姐”相呼应，它们是令人感动的、惹人喜欢的、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从这两组词语的对比中不难发现，性别意识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叙事动力，不同的性别和身份塑造着该词语的属性和特征。

在我看来，《卖词语商店》有意规避了一种由故事和情节主导的童话创作范式，作者对词语的重视，源于每一个鲜活的词语都是时代的细微表情和精神密码，回到语言本身，由语言的内在逻辑到个体的情绪价值，再到时代的精神征候，这是一条充满了新意的探索之路。《卖词语的商店》的时代特征尤为明显，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每一个现代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中，词语建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词语消解了我们那些稳固的情绪，词语也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

## 书讯

# 立足脚下土地，挥洒心中热血

刘东儿童小说《回家的孩子》近日出版

2023年6月，作家刘东创作的儿童小说《回家的孩子》由大连出版社出版。作品讲述了一个大连故事，也是一个中国故事。这里不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却是保卫中华文化、捍卫民族精神的主阵地。这里的战斗没有硝烟，没有枪炮声，却同样残酷，同样生死攸关，它发生在校里、课堂上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里，侵略者要消灭的，不是某个人肉体，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而反抗者要坚守的，不仅仅是脚下的土地，更是自己的文化记忆、民族基因和心中的热血。

该书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的反殖民、反奴化斗争，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已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辽宁省重点主题出版物专项资金扶持作品等。

（刘文）

